

## 暖心的米飯

王健梅



自由談

「梅，中午可來吃飯？來，就給你蒸點米飯。」食堂的趙姐打來電話。

怎麼也說不清我對米飯有多麼痴迷，但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米飯是我的最愛。

我對米飯的偏愛可能是源於童年吧。

小時候，我家總喜歡蒸饅吃，而且不是那種純白麵，饅的外面一層是白麵，裏面全是玉米或其他雜糧麵，吃到嘴裏沙啦啦的，還有點酸酸的感覺，嚼了半天，也不想咽。有次在我生病的時候，祖母用一個碗放在鍋裏，給我蒸米飯吃，上面撒點糖，沒有一點菜，我把整碗米飯吃個精光。吃過後，總希望病不要這麼快好，那樣就能多吃上幾頓米飯。可事與願違，才吃幾天的米飯，病竟然奇跡得好起來了，家裏人都說那是一碗暖心的米飯。

後來，家裏條件逐漸轉好，吃米飯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，但祖母還是限定每天中午用碗給我和弟弟各蒸一碗，吃到最香時，戛然而止，總是不能盡興。

偶爾一次，我到一個熟人家吃飯，看到人家居然不用碗還能蒸米飯，而且特香。後來才知道那是電飯鍋。回家後，嚷着要買電飯鍋。母親說，那是城裏人用的，咱鄉下人要那幹嘛？費錢，費電，還不會用。

初中畢業那年暑假，我有幸到礦區同學小蓮家，住了一個星期。在我的記憶中，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個假期

。天天瘋玩，每天中午都能吃上米飯。吃飯時，我都慢慢咀嚼，細細品味，力求享盡每粒米的味道。她家人都是一碗結束，而我卻連續兩碗。看着見底的電飯鍋，礙於情面，我只好就此打住，然後巴望着第二天中午早點到來。

一九九七年，工作單位勞務輸出，我有幸到福建晉江一家服裝廠上班。在那裏，食堂的米飯不要錢，只收菜錢，對於我這個愛吃米飯的人簡直是天大的恩賜。天天盡情吃，有時盛的次數多了，食堂老闆也會數落幾句，但是我卻不以為然，繼續去盛。後來爲了躲避食堂老闆的眼色，我就用大飯缸先把米飯盛好拿回宿舍，回頭再去買菜。在那裏，同事不習慣一天三頓米飯，都要另買副食進行補充，有的入不敷出，讓家裏給寄錢，唯有我沾了米飯的光，月月有盈餘。

最近有一次，我和同事去砂鍋店吃飯，大家吃着聊着，誰也沒有在意我吃了多少米飯，等到最後結帳的時候，老闆說我吃了四碗米飯，在場的人都驚呆了！體重擁有二百斤的男同事都不由地向我豎起了大拇指，爲此我愛吃米飯的消息不脛而走。

如今生活越來越好，我家也用上了電飯鍋。也許別人從不把米飯當成一回事，而我就恰恰相反，每頓午餐如果沒有米飯，便感覺缺少了什麼。在名目繁多的美味中，有的食物早已改變得面目全非，唯有米飯始終保持它的質樸，不管外界發生什麼事，它依然堅守自己的本色，這也許就是我多年痴戀它的一種緣故吧！對於米飯給我帶來的飽足感，是其他食物所無法替代的。



文化什錦

朋友做夜班工作，深宵三、四點回到家，洗浴之後，坐下來看看電視舒緩身心。以前，本港兩家免費電視台深宵播映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「粵語長片」，朋友在這些俗稱「粵語殘片」的舊故事中找到昔日的港人生活境況，看到吳楚帆、白燕、張活游、紅線女、張瑛、新馬仔等從小熟悉的明星，津津有味地回到時光隧道。最近朋友抱怨電視台深宵已不再播放「粵語長片」，改為播其他節目及足球比賽，他不看足球，失去足以令他放下工作壓力的一種樂趣。

我也留意亞視財政困難的一段時間，打算出售部分資產，包括一批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港產片，不少是粵語影片，在邱德根時期買下的，約六百多部，部分由無綫買去，部分落入不知名買家手上。亞視結束後，愛好舊片的觀眾關心這些舊片的下落與保存情況。近年社會氣候出現變化，物質趨向文明，人的感情趨於懷舊，過去認為老土、俗氣、難登大雅之堂的「粵語殘片」，忽然發現它的價值，粵語片植根於平民，記錄本港社會一段史實，失去了就是失去活的歷史。

一位藝術界朋友談起舊粵語片，直言從小到大，懂得做人道理一半出自家教，一半從粵語片學來。他憶述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，嫲嫲看粵語片，父親看西片，他跟嫲嫲一起看粵語片，當時無綫與麗的兩家電視台的節目，早上十時、下午三時、晚上十一時分時段播「粵語長片」，他與嫲嫲是忠實觀眾。往後他進入電視台工作，梁醒波等一些紅星也加入無綫，親見其人，有一分親切感。

社會混濁，人妖難辨，粵語舊片重新爲人樂道，據智者分析，市民喜歡粵語舊片善惡分明，故事中的主角為人正直、遭小人多番陷害，吃了苦頭，得到同事、好友的同情、支持，最後雨過天青，受人敬重。粵語舊片守護道德標準，一貫當仁不讓。粵語舊片形象多變，每位當紅影星都有自己的形格，任劍輝、鳳凰女代表傳統價值觀；蕭芳芳、陳寶珠代表新一代，接受西化文化教育，迎上社會經濟進步時代。粵語舊片對白包含許多文化精華，廣爲觀眾受落，不少妙句成爲市民流行用語。記憶所及，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少好片出自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，中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成立，由一班志同道合的明星、編導組成，吳楚帆任董事長，白燕任副董事長，其他股東有張活游、李清、容小意、紫羅蓮、黃曼梨、梅綺、張瑛等，皆一級名導，後來又加入紅線女、馬師曾，更壯聲勢。

中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成立後，第二年即推出創業作、改編自巴金名著《激流三部曲》的《家》，《春》亦在同年上映，而《秋》則在一九五四年公映，其中《春》獲中國文化部一九四九——一九五五年優秀影片榮譽獎。一九五三年的《危樓春曉》描述「人人爲我，我爲人人」，其他名作還有《大雷雨》、《父與子》、《父母心》、《金蘭姊妹》、《血染黃金》、《紫薇園的秋天》、《錢》、《我要活下去》、《血紙人》、《香港屋簷下》等等，中聯由成立至一九六四年停產，共攝

製電影四十四部，被同業譽爲佳作。

粵語舊片對白包含了粵語精華，廣爲市民受落，不少妙句成爲流行語。難得有影迷不辭辛勞，從許多影片中把經典對白摘錄下來，供大家共賞：

吳楚帆：食碗面，反碗底！

呂奇：你哋呢班無恥嘅飛仔，社會嘅敗類，人渣！

梅綺問吳楚帆：強哥，因咩事咁悶騷？

黃曼梨：螻蟻尚且偷生，更何況係人呢！

張瑛失業多時：喺呢個人浮於事嘅社會……

吳楚帆罵黎小田：你個衰仔，我地雖然窮，但係窮得有骨氣，你竟然學人偷嘢！

童星馮寶寶：阿媽，我唔讀書咯，我想出去搵嘢做，等阿爸唔使咁辛苦。

黎愛對女兒蕭芳芳：我真無用，得個咁嘅病，連累咗你，阿媽真係好對你唔住！

林蛟：各路英雄，後會有期。

曹達華演探長：帶晒佢哋返去！

陶三姑笑鄭君綿：少爺，你對阿蓮一定生蠱蟲入眼，包喺我身上。

麥炳榮罵李香琴：我把你個賤人，你個奸妃……

對白生動，角色性格呼之欲出，本港粵語片一絕！

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粵語片鼎盛，星光熠熠，明星輩出，第一代紅星如吳楚帆、紅線女、白燕、張活游、張瑛等等，後來出了謝賢、嘉玲、周聰、胡楓、蕭芳芳、陳寶珠等等。每年出品二百多部，海外華人從粵語電影中聯繫祖先文化、當地華人第二代從電影中認識中華文化及生活習俗，起了溝通的功能。

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九年，港產粵語片產量估計四千多部，過去被視爲「粵語殘片」，經歷時間的考驗，始覺可貴，方知是影像文物，供後人了解舊日社會面貌、市容變化、各階層生活境況，這是幸存的香港社會歷史的視聽資料，我們應盡力保存，流失了太可惜。

歡樂是件再尋常不過的事兒了，可偏偏就有人樂不起來。

在我辦公室附近有一家小飯館，牆角擺着木叉子、老閘棧、老櫃子……牆上貼着老照片、老報紙、老宣傳畫……這些特有意藝範兒的東西很是惹人喜歡。

不光這，他家做的飯菜也好，味佳色美，尤其是在這樣不冷不熱的季節，店老闆在每樣菜的盤底都放上一片荷葉，那清爽別致勁兒是很難在其他飯館尋見的。

這麼好的飯館，附近又靠着一個文化市場，每天不少文人墨客來來往往，生意應當是很好，天天人滿爲患吧？

還真不是。

爲什麼呢？就因爲店老闆整天悶悶不樂苦大仇深的悲相。

每每有客人來，店老闆都是一副不冷不熱的樣子。人家客人跟他問個好打個招呼，他則只是嘴一努：「進去坐吧。」不會再附加一絲笑容。

客人進去坐下，要喝水，他高興了可能會給倒上，不高興了就會說一句：「暖瓶在

門口，自己拿吧。」

準備點菜了，客人問哪個菜好吃，他會來一句：「哪個都好。」然後就不說話了。

吃着飯，若是你喊一聲：「老闆，來盒餐巾紙。」他就會在老遠低聲地回你一句：「在廚子裏，自己去拿吧。」

店老闆這樣，他的妻子老闆娘也這樣，您說這店的生意能好嗎？

我在這個飯館吃了十多年飯，和這兩口子已經很熟了，知道他倆壓根兒就不知道什麼是歡樂，也就無所謂了，可我帶朋友去，每次都是未吃完飯，朋友就會問：「他兩口子是不是剛吵完架啊？」我說沒有啊。朋友就又会問：「他家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？」我還是說沒有啊。

他家有什麼問題啊，有房有車，兒子一米八多的大個子，工作很好，兒媳婦也很漂亮，飯店的生意雖然不算紅火，但憑着飯菜的品質贏得了不少回頭客。

既然這麼好，可他兩口子爲什麼不歡樂，天天不苟言笑，惹得客人們也都不高興呢？

「好客與歡樂總是形影不離」，我覺得這句話用在店老闆身上再合適不過了。你天天沒有歡樂的樣子，那就說明你不好客，一

## 「粵語長片」彌足珍貴

鄭家豪



▲吳楚帆是香港粵語片的中流砥柱

網絡圖片



▲香港粵語片名作、中聯出品的《危樓春曉》上映時的報章廣告

網絡圖片



▲《父母心》是中聯、也是香港家庭倫理片的傑作

資料圖片

## 保持歡樂

楊福成

個飯店的老闆不好客，生意又怎麼會好呢？

我們不是店老闆，不用爲客人的多少擔心，但我們卻需要歡樂，因爲痛苦和歡樂一樣，是會製造一種氛圍——你的歡樂不僅是歡樂了自己，還會歡樂別人。

每天經過那個樓道，我都會聽到悅耳的歌聲。

一開始我以爲是有人在練歌，後來，那扇門半開着，我看到裏面空空蕩蕩，並沒有人在練歌。

我又朝裏面看了看，只見一個清潔工踩着板棧，正努力地擦着玻璃窗，歌聲隨着她拿着抹布的手上下起伏，多麼歡樂的生活啊！

後來，我又在樓道裏遇到了這個五、六十歲的清潔工，她面露微笑，把收音機放在褲兜裏，一邊拖地一邊輕聲地附和着唱。

五、六十歲的人還出來幹這種粗活，家裏一定是不寬裕或者有什麼困難，但從她那歡樂的表情上我沒有看出一絲哀愁。

歡樂不需要理由，不歡樂卻有無數藉口。

店老闆的不歡樂和清潔工的歡樂讓我們明白，生活無論容不容易，都應該保持歡樂。

## 萍水相逢

姚文冬



人與事

清晨六點半，我趕到西寧大廈乘車，和一群散客臨時組團去青海湖。我是前一天晚上到達西寧的，此前，我一個人背包獨行數日，每到一處，看到旅行團隊搖旗呐喊、前呼後擁的架勢，多少有些羨慕，畢竟一個人旅行需要自己解決許多問題。

上車後，導遊點卯，發現還差一個人，有人開始抱怨，說好六點半出發，都快七點了。那個人姍姍來遲，是個女孩，一上車就坐在我身邊的空座上。人在心懷歉疚時喜歡用親近博得諒解，她主動問我來自哪裏，以前來過青海嗎？然後自我介紹來自武漢。她說，原本她要帶媽媽和妹妹去西藏，但是昨天媽媽的右手腕突然腫了，醫生告誡說，這種情況不能去西藏，她就讓妹妹在賓館看護媽媽，用這一天的時間獨自去青海湖。她一說到西藏，把半車人的情緒都挑動起來了，主動與她熱絡，忘掉了她不守時帶來的不快。我心想這個女孩真是聰明。

我問，去西藏要經過西寧嗎？她說，進藏的火車都要經過西寧，在這裏換乘有氧氣的火車。她的見多識廣令人刮目相看。

雖然都是散客，但大都是結了伴的，比如有一對年邁的夫妻，還有的是幾個同學，也有搭伴而來的同事，他們有說有笑，不顯得孤單。因爲身邊有了這個女孩，我也不孤單了，尤其經過沿途的景點，我不會再和陌生人搭訕，求人家給我拍照，這個女孩主動擔負起了給我拍照的義務。

一路上話多了，顧忌就少了，她又說，其實她不是武漢的，是離武漢很近的一個城市，她特別強調，高鐵一個小時就能到武漢，彷彿離武漢就近值得驕傲。這樣的心理，我也有，比如我常對陌生人說，唐山到北京很近，一個小時的高鐵，天津更近，半個小時就到了，也是用與大都市的時間之短、距離之近，掩飾地方方的黯淡，彷彿離月亮近的星星也毋庸置疑更明亮，我會心一笑，她問我笑什麼？我說：「你那個城市也很美的。」她的開心立刻綻放在臉上。

在金銀灘逗留時，一個小伙子來搭訕，他迎頭就問：「您是一個人吧？」我說是，他興奮得像一個小孩子猜中了謎底，說：「原來也有和我一樣的。」他說他來自陝西，之前剛遊完了寧夏，聽說我也剛從寧夏過來，如同遇到老鄉一樣親切。在這遙遠陌生的異鄉，這樣的相遇的確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，不亞於他鄉遇故知，我頗能體會這種心理，獨來獨往貌似瀟

灑，心理上還是渴望有所依賴的。一看他就是第一次一個人旅行，他的勇氣裏流露出初涉江湖的膽怯。

到青海湖後自由活動，我連一寸風景也不錯過，這走走那看看，又恢復了一個人的隨心所欲。當我在湖邊歇息時，聽到後面有人說：「大哥，您還沒拍照吧？」扭頭一看，是那個小伙子。原來，他一直若即若離地跟隨着我。他說：「我來給您拍吧。」我注意到，他胸前掛着一部單反，看得出一個攝影迷，我欣然應允。這是個短髮、黑臉膛的壯實的西北漢子，我知道他遇見我如同遇到了前輩，我也彷彿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。

中午就餐，他坐在我身邊，像個跟班的小弟，那個女孩遠遠看見我，也從另一桌上移過來。她以夾菜人的細心周到，不停地給我夾菜，鼓勵我多吃飯，因爲一個人與一群陌生人一起吃飯，難免會矜持，加之團隊餐的特性，常常會吃不好。午飯後我們又趕到克索爾藏寨，在藏族人家喝奶茶，他倆一左一右坐在我身邊，儼然是一家人，加之藏民的熱情好客，真讓我感覺到賓至如歸，漂泊感蕩然無存。尤其是在日月山，我貪戀山頂風景，發現將要啓程了，我一急找不到下山的路，想到一車人等我一個人，更是急上加急，此時，我遠遠聽到那個小伙子喊着：「大哥，您在哪裏？」一路向山上尋來，我心裏暖暖的，想着一定要狠狠地擁抱他。

晚上回到西寧，一車人解散，各自回住處。那個女孩和我是同一個方向，走出很遠，我才想起那個小伙子，他和我不同路，但我回頭一看，他還站在下車的原地張望，我朝他揮手，他馬上誇張地舉起雙臂，不知是在等我向他告別，還是爲了目送我遠離。大概步行了二十多分鐘，才找到公車站點，車卻遲遲不來，我看到旁邊的另一路車的站牌，也能到我住的酒店，很巧有車剛好進站，我說：「這車也到酒店，快走。」女孩興沖沖隨我奔跑，邊問我：「你沒看錯把，千萬別搭錯車。」上車後，她往自動售票機投了兩元錢，說：「我們倆的。」雖然是一塊錢，有時比一百、一千更讓人親切，因爲兩個萍水相逢的人，心的距離在縮短，一種叫做信任的東西在生成。到站後，我們相互說再見。我知道她明天要去渭南，而我去蘭州。

昨天，我坐在陽台看書，一隻小鳥從天而降，蹦蹦跳跳，啄食了花盆裏的草籽，又跳到對面藤椅的背上，好像還回頭看了我一眼，然後，撲棱棱飛走了。我忽生奇想，這隻小精靈，他飛到哪裏去了呢，是去了渭南，還是回了武漢？因爲一隻鳥路過陽台，讓我的整個下午心甘如飴。